

ISSN 2414-4746

MODERN VECTORS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UKRAINE

中国与乌克兰科学及教育前沿研究



**State institution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2020
ISSUE № 6**

Odesa, Ukraine

Harb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international periodical journal includes scientific articles of Ukrainian and Chinese scholars on the problems of Sinolog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edagogy and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review. Odesa, Ukraine.

Issue № 6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2020*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Editorial Board

Professor Oleksiy Chebykin,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rofessor Yao Yu,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Alla Bogush,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rofessor Tetyana Koycheva,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rofessor Svitlana Naumkina,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rofessor Olena Karpenko, Odesa I. I. Mechnikov National University, Odesa, Ukraine

Professor Tetyana Korolyova,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hD in Linguodidactics Antonina Pak,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rofessor Chen Hong,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Cheng Shuqiu,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Cheng Zaoxia,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Kong Desheng,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Hou Min,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Jin Hongzhang,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Liu Jun,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Wang Shuji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Yang Guilan,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Zhao Yanhong,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Zheng Li,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Associate) Ding Xin,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Associate) Oleksandra Popova,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hD Shan Wei,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Modern vectors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Ukraine (中国与乌克兰科学及教育前沿研究): International annual journal. – Odesa: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Harbin :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2020. – Issue 6. – 226 p.

The fifth issue of the materials represented by the Ukrainian and Chinese scholars is dedicated **to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C. establishment** as well as to the relevant issues of General and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within the Chinese, English, Ukrainian, Turkish, Korean and Russian languages; linguodidactic problems of teaching native and foreign languages withi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al space; peculiaritie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geopolitical space alongside with educational aspects regarding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future specialists in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proposed articles may be of use to researchers, graduate students, postgraduates and practicing teach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various aspects of Sinolog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Linguistics, Pedagogy and Psychology.

ISSN 2414-4746

©All rights reserved

Recommended for press

by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by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CTION II
LINGUODIDACTIC PROBLEMS OF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IN HIGHER SCHOOL IN MODERN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UDC: 378.147:81'243=581

付一航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学学士

乌克兰南方师范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志愿者

哈萨克斯坦学生汉语多音字现象偏误分析

摘要：多音字现象是现代汉语独有的、最具代表性的现象之一，也是现代汉语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其复杂的形音义对应关系，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多音字现象始终没有得到妥善地解决。为了使学习者对汉语多音字更好地理解掌握和运用，本文对哈萨克斯坦学生汉语多音字使用现状进行研究分析。

关键词：多音字；对外汉语教学；哈萨克斯坦学生

一. 研究目的及意义

随着汉语热持续升温，哈萨克斯坦来华留学生人数与在哈萨克斯坦国内学习汉语的人数不断攀升。据教育部官方统计数据，2016年共有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的442,773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中国学习，按国别排序，当年哈萨克斯坦在华留学生人数为13,996人，排第八位。²可以预见，随着中哈两国更加紧密地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合作，未来哈萨克斯坦的汉语学习热情必然持续增长。

² 数据来源为教育部官方网站 <http://www.moe.gov.cn/>

笔者曾在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进行专业实习，期间辅导多名哈萨克斯坦留学生，他们已经在华学习了三年左右，有几名学生已经达到了HSK5级水平，可在遇见含有多音字的生词时，仍经常读错。因此，如何使学生更轻松、更准确地掌握多音字，成了笔者念念不忘的事情。

二. 研究方法

本文在研究时，采用的主要方法如下：

(1) 文献综述法。收集整理关于汉语多音字研究的各类文献，并且列举研究成果，为本文奠定理论基础。(2) 统计法。整理与分析《发展汉语·高级综合(II)》中的多音字，对其中的多音字进行统计分析。(3) 偏误分析法。回收调查问卷与测试卷后对调查结果与测试结果进行分析，了解他们对多音字的掌握情况，找出他们出现偏误的原因。(4) 归纳总结法。对多音字偏误的产生原因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教学方面的建议。

三. 哈萨克斯坦学生汉语多音字使用现状分析

哈萨克斯坦学生汉语多音字使用情况测试卷是笔者在对《发展汉语·高级综合(II)》与《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HSK 六级词汇表，这两套材料所收录的汉语多音字进行考察、统计和分析之后，进行挑选、组合并采用了一种最直观的题型，即“给加点字注音”的测试卷。测试卷共收录了20个多音字，它们是：乐、朝、华、厦、校、会、荷、卡、传、压、壳、纤、横、禁、迫、刹、解、参、划、识。由这20个多音字组合出了40组涵盖了多种类型的汉语词汇。其中快乐、华侨、大厦、学校、识别的偏误率均为0，而地壳、迫击炮、宝刹的偏误率均高达90%以上，其余参加测试的多音字词语的偏误率情况不一赘述，现将多音字测试卷偏误率统计情况汇总如下，见表1：

序号	多音字	考察词语	正确读音	偏误率	序号	多音字	考察词语	正确读音	偏误率
1	乐	快乐	lè	0	21	壳	蛋壳	ké	34.78%
2		乐章	yuè	30.43%	22		地壳	qiào	95.65%
3	朝	朝代	cháo	30.43%	23	纤	纤维	xiān	73.91%
4		朝气蓬勃	zhāo	34.78%	24		纤夫	qiàn	78.26%
5	华	华侨	huá	0	25	横	横线	héng	8.69%
6		华山	huà	69.56%	26		蛮横	hèng	69.56%
7	厦	大厦	shà	0	27	禁	禁止	jìn	4.34%
8		厦门	xià	60.86%	28		弱不禁风	jīn	73.91%
9	校	学校	xiào	0	29	迫	被迫	pò	56.52%
10		校对	jiào	73.91%	30		迫击炮	pǎi	91.31%
11	会	会议	huì	4.34%	31	刹	刹车	shā	21.73%
12		会计	kuài	47.82%	32		宝刹	chà	91.31%
13	荷	荷花	hé	8.69%	33	解	解答	jiě	17.39%
14		负荷	hè	86.95%	34		浑身解数	xiè	60.86%
15	卡	卡片	kǎ	21.73%	35	参	参加	cān	13.04%
16		关卡	qiǎ	82.61%	36		人参	shēn	65.21%
17	传	传说	chuán	17.39%	37	划	计划	huà	39.13%
18		自传	zhuàn	39.13%	38		划船	huá	52.17%
19	压	碾压	yà	60.86%	39	识	识别	shí	0
20		压岁钱	yā	65.21%	40		博闻强识	zhì	78.26%

(一) 偏误的具体表现

偏误的具体表现毫无疑问与多音字的类型有很大的关系，必须要说明的是，笔者考虑到汉语多音字现象在外籍学生的日常交流中的实用性，在组成测试卷的时候，就刻意避开了历史音变、假借字、运用方言词等几种不常见的多音字类别，因此，这里所探讨的偏误具体表现，不包含以上几种不常见的多音字偏误，这样一来，通过对测试卷结果的分析，笔者整理了几种参与测试的哈萨克斯坦学生汉语多音字偏误的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在面对一些语用频率高的词语，该词中含有的多音字就非常容易准确认读。如快乐、华侨、大厦、学校、识别这五个词，偏误率都为 0，参与测试的 23 名学生都标注了正确读音，除此之外，会议、荷花、卡片、传说、横线、禁止、刹车、解答、参加这 9 个词语的偏误率也低于 30%。

第二，在面对一些语用频率低或者专业性较强的词语时，参与测试的就很难准确认读。如偏误率最高的三个词：地壳、迫击炮、宝刹，这三个词语

的偏误率都高达 90%以上，其中地壳一词涉及地理学概念，迫击炮与军事有关，宝刹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佛教词汇。

第三，当某个多音字的一个读音仅仅在某一次中出现时，被测试者会将这个词中的读音本能地当做这个多音字最常见的读音，如“卡”这个多音字，近八成的被测试者认得这个字在“卡片”一词中的读音，这就为标注“关卡”一词增添了迷惑，“关卡”这个词中的“卡”字发音是特别的一种发音，在其他由“卡”字组成的词语中再也找不出第二处，这类词在汉语词汇中有很多，多为外来词音译，如南美洲国家秘（bì）鲁中的“秘”、德国首都柏（bó）林中的“柏”等。

第四，地名中的多音字现象。测试卷中选取的两个与地名相关的含有多音字的词汇华山与厦门的偏误率都到在 60%左右。因为考虑到被测试者的汉语水平与学习汉语的时间，笔者选取了两个传播度较广的含有多音字的地名进行测试，没想到偏误率仍不够乐观。在地名命名规则上，我国很多地名都保留了古音，但由于这种古音的消失，或者仅在当地方言中保留，因而造成一字多音的现象，笔者将其称为“假多音字现象”如未选入本次测试的浙江台（tāi）州、广东东莞（guǎn）、杭州虎跑（páo）山等。

第五，由某个多音字组合成的词语语用频率越高，那么这个多音字的另外一个或几个读音，偏误率就越高。如学校和校对、荷花和负荷、蛋壳和地壳、识别和博闻强识。这种偏误产生的过程就像一种负迁移，被测试者事先已经掌握了这个多音字的某个读音，一般来说，这个读音是多个音中传播较广的读音，等被测试者遇见这个多音字的另外一个或多个读音组成的词语时，如果这个词语的传播度低，被测试者没见过或者很少见，那么这时候，被测试者就会“自作主张”地将这种词笼统的认定为前一个传播度较高的读音。这个过程就像物理学中质量大的“黑洞”会将靠近其周围质量小的物质毫不留情地吞噬。这个特点是笔者在本次测试中发现的最显著的特点，笔者称这种过度泛化为“多音字的吞噬现象”。

（二）偏误的成因分析

汉语多音字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及其复杂的现象，其偏误形成的原因也较为复杂，总得来讲，可以从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两个方面去探究。

首先来讲客观原因。提到汉语多音字现象偏误形成的客观原因除了多音字现象本身复杂之外，不得不提到汉字的历史演变，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进行了汉字简化改革³，这一改革使相当大的一部分本来字形、字音、字义都有区别的汉字，简化为同一种汉字，如发这个字，有头发（fà）和发（fā）财两种读音，是典型的多音字，而这个两种读音在简化前，各有不同的字形，分别是頭髮（fà）和發（fā）財。由于多音字现象只有汉语中有，而参与调查测试的23名哈萨克斯坦学生的母语，无论是哈萨克语还是俄语，都没有相似的现象，因此也不存在母语干扰，如果非要讨论母语对哈萨克斯坦学生汉语多音字现象偏误产生的影响，那只能从哈萨克斯坦学生接触汉语的初级阶段寻找，母语语音对目的语语音造成的负迁移，也就是语际迁移。

其次来讲主观原因。这是汉语多音字现象偏误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教材、教师、学习者。

第一，教材对于一字多音现象并没有特意标注，往往是学到哪个读音就教哪个读音，忽略了学习掌握汉字的连贯性，在课后联系中，也几乎没有组织相应的测试，然而《教学大纲》中多音字却不在少数，这种脱节就是造成学生出现偏误的原因之一。

第二，教师的教学方法也使学生在学习汉语时，尤其是初级阶段的学习中容易产生偏误。汉语多音字作为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不可否认，一些对外汉语教师自己在遇见多音字时都有偏误，将偏误教给学生，这就造成学生在学习汉语时，也被动地接受了这种偏误。另外，初级阶段语音语调错误的

残留也是哈萨克斯坦学生多音字偏误产生主要原因之一，在测试中体现在一些本该掌握的多音字，但参与测试的哈萨克斯坦学生却出现了音调标注错误，被测试者知道这个字的读音，却写不准确，这正是由于教师初级阶段对于“洋腔洋调”的放纵，对学生错误发音没有及时纠正导致的。

第三，从学习者自身来看，汉语多音字固然较难掌握，但也绝非难于登天，要避免产生偏误，关键还得掌握方式方法，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要求学生准备一个收集汉语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的本子，鼓励学生在遇到任何与汉语学习有关的问题时，都能记录下来，通过询问老师或者自己查工具书等方法解决发现的相关问题，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尤为重要，而且根据英国应用语言学家科德（S. P. Corder）的理论，按照偏误的严重性区分，汉语多音字的这种偏误应该属于局部性偏误（local errors），即出现的偏误只是在某些非关键部分，而非影响到包含汉语多音字的词汇对基本意思理解的严重偏误。也就是说，汉语多音字现象的偏误，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克服的，笔者希望学生有信心与教师一起攻克这个难关。

四. 针对哈萨克斯坦学生汉语多音字使用偏误的教学建议

全球范围内汉语热的不断升温，使解决汉语教学中的各类偏误逐渐成为对外汉语教学迫在眉睫的工作。但是由于现代汉语中多音字数量过于庞大，形音义的对应关系相当复杂，识记多音字规律又不易总结等客观原因，使得解决汉语多音字偏误问题，变得有些棘手。除了需要学习者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多注意、多积累、多归纳外，更重要的是从教材编写和教师的教学活动着手。只有牢牢把握这两个方面，做到双管齐下，真正以学习者为主体，站在学生角度去应对教学难点，这种思路对减少汉语教学中出现的汉语多音字偏误率大有裨益。

（一）针对教材编写提出的建议

汉语教材的选择对汉语教学活动至关重要。选择一本优秀的教材足以使汉语教学事半功倍，笔者在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进行专业实习期间，对华侨 15 级外国留学生所使用的教材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在这里，笔者

不探讨其他方面，仅探讨此教材中针对汉语多音字在《发展汉语（第二版）高级综合（II）》中的情况。进入中、高级阶段，学习者经过初级阶段的学习，已经掌握了不少词汇。有一些多音字，在初级阶段只掌握了其中一个读音，往往另一个读音在中、高级阶段才见到，这就给学习汉语的学生造成了麻烦，因此对外汉语教材在这一点上要注意好传承，要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注意对以往学过的多音字的复习与巩固。当然，教材编写有一定的规则与专业性，教师往往不能进行选择，这就需要教师在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积极准备参考材料与讲义，针对各种偏误有的放矢，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汉语教学中的偏误。尤其是汉语多音字现象的偏误，更宜采取这种方法。

（二）针对教师的教学活动提出的建议

教师是教学活动第一线的负责人，也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笔者先前讲过，由于汉语多音字复杂的形音义对应关系，母语为汉语的人在使用多音字时也常会出现混读或误读的现象。如果一线教师出错，那就会直接影响学习者的汉语水平，因此最紧要的事情是严格把控教师专业素养的建设，对一些至今仍有歧义的多音字进行整理、释疑。做到上梁正，下梁才能不歪。其次，多音字偏误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汉语多音字偏误的表现形式截然不同，要在各个阶段严防死守，做到心中有数。

在初级阶段，尤其是语音教学阶段，就要严格把关，否则会给中、后期的教学增加难度，正确处理“洋腔洋调”现象，及时纠正外国学习者的发言问题，当然，欲速则不达，如果教师对多音字现象下药过猛，亦可造成被动局面，因此笔者建议初级阶段重视多音字现象，但不可急于求进。在中、高级阶段教师可逐步推进，在巩固语用频率高、传播范围广的多音字的同时，注意适当补充一些与日常交流相关的多音字，如一些特殊姓氏的读音，方便外国学生与国人交际往来，另外对我国地名中含有的多音字也可适当补充。有一些多音字是由于古音与现代汉语中读音的差别造成的，教师应当对这部分汉语多音字进行科学的、适当的取舍。

五. 结语

本文遵循了偏误分析的步骤与方法。首先是观察，笔者在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进行专业实习期间发现了学生即使已经通过 HSK 高级别测试，在遇见含有多音字的生词时，仍经常读错，难以准确辨析。基于此，笔者采用了寻根观察法和机遇观察法，通过观察，初步估计了几种造成哈萨克斯坦学生汉语多音字现象偏误的原因，然后通过设计调查问卷与测试卷进一步证实论证，在得到相关数据之后，笔者将统计结果进行整理并全面地记录下来并对观察和最终统计结果进行分析，揭示了哈萨克斯坦学生汉语多音字现象偏误的产生原因。在笔者教学实践经历的基础上，斗胆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拙见，不胜惶恐，只为使汉语教学更有针对性，以期为一线教师多音字教学提供参考，提高哈萨克斯坦学生的汉语水平，丰富对外汉语教学。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笔者教学经验尚浅，能力有限，所以未能全面、系统地调查哈萨克斯坦学生对多音字的认识，在调查结果上缺乏一定的普遍性。而且调查问卷参与对象人数有限，调查对象汉语程度也参差不齐，对调查结果有一定影响。其次，汉字系统繁杂，多音字体系庞大，在设计多音字测试卷的时候，也未能将各类多音字都入选其中，在今后的调查中仍需完善。另外，哈萨克斯坦国内目前通行俄语和哈语，笔者在分析调查中未能与其民族语言相结合，实为一大遗憾。笔者注意到目前研究多音字现象偏误分析的文献较少，将国别与此偏误结合起来的就更少了，希望以后的研究者能做出更科学、更系统的整理分析，继续丰富对外汉语教学。

参考文献

1. 孙强. 现代汉语多音字研究[D]. 四川大学, 2007.
2. 张艳艳. 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多音字研究[D]. 暨南大学, 2013.
3. 窦连芳.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多音字研究[D]. 中国海洋大学, 2010.
4. 贾雯. 中亚留学生汉语语音习得偏误研究及教学对策[D]. 兰州大学, 2014.

Fu Yihang

*B.A., Volunteer Teache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State institution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CHINESE HETERONYM BIAS ANALYSIS OF KAZAKHSTAN CHINESE LEARNERS

A heteronym (also known as a heterophone) is a word that has a different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from another word but the same spelling. The polyphonic phenomenon is one of the unique and most representative phenomena in modern Chinese, and it is also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Chinese. Due to its complex correspondence of shape, sound, and meaning, polyphonic characters have not been properly addressed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order to enable learn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use Chinese polysyllabic characters, this article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polysyllabic characters among Kazakh students.

Key words: *heteronym,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Kazakhstan Chinese learners.*

UDC: 378:37.016-057.87:780.616.432

奥克萨娜·戈罗桑基纳

*教育科学候选人，副教授，音乐与器乐训练系，
音乐与舞蹈教育学院，
乌克兰南方国立师范大学，*

钢琴学习的学生演奏技巧形成的理论思考

本文章阐述了学生在钢琴学习过程中专业培训教学法的基本。探讨了组织学生自主学习钢琴技术的途径。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本学科《主体乐器》课程的部分内容。这堂课程与钢琴技术发展的方法论和实践有关系。并且介绍了不同类型钢琴技巧的练习方法。